

新自由意志主义宣言

塞缪尔·爱德华·康金三世

1983 年

目录

| | |
|---------------------|----|
| 献词 | 4 |
| 第一版序言 | 6 |
| 第二版序言 | 8 |
| 第四版序言 | 10 |
| I. 国家主义。我们的状况 | 12 |
| II. 阿格拉主义，我们的目标 | 16 |
| III. 反经济。我们的手段 | 22 |
| IV. 革命。我们的战略 | 29 |
| 第○阶段：零密度的行动主义社会 | 33 |
| 第一阶段：低密度行动主义社会 | 34 |
| 第二阶段：中密度、小凝结物聚合体社会 | 35 |
| 第三阶段：高密度、大凝结力、侵略者社会 | 36 |
| 第四阶段：有国家主义杂质的行动主义社会 | 37 |

献词

献给 Chris R. Tame

他告诉我

” 不要把它写对。

要把它写出来！”

鸣谢

首先要感谢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

Murray N. Rothbard。

Robert LeFevre。

和他们的资料。

第一版序言

新自由意志主义的基本形式是在 1973 年自由党成立期间我与自由党的斗争中产生的,《反经济》是在 1974 年 2 月洛杉矶的自由企业论坛上首次向公众提出的。从那时起,新自由意志主义在自由意志主义运动及其期刊(最主要的是《新自由意志主义》杂志)内外都得到了宣传。

更重要的是,这里规定的行动主义(尤其是反经济主义)从 1976 年起就被作者和他最亲密的盟友所践行。新自由意志主义者的几个”无政府主义村庄”已经形成并进行了改革。

就这一次,你难道不想读一读在宣扬之前已经实践过的宣言吗?我想。

而我也做到了。

塞缪尔·爱德华·康金三世

1980 年 10 月

第二版序言

在自由市场上，应该对一份激动人心的出版物进行最严格的评判。果然，《新自由意志主义宣言》(NLM) 的第一版已经卖完了，第二版被一个想用自己的意识形态寻找利润的新企业家拿走了，就在你，读者那里。令我惊喜的是，市场的判断是，《新自由意志主义宣言》是我众多出版物中最成功的。

在思想领域，两年是一个相当短的时间。尽管如此，左翼中心自由意志主义出版物已经开始对 NLM 进行攻击，其中一个学生网络通讯在上个月才斥责错误的章节转向效忠”那个片面的康金”。越来越多的非左派（或还是非 agorist）自由意志主义出版物中出现了关于反经济和 agorism 的论文和文章。

一个真正令人鼓舞的迹象是，在南加州地区出现了许多反经济学的企业家（还有一些散布在北美甚至欧洲的企业家），他们拥护并传播 NLM。在这两个版本之间，一个农业主义者的”工业园”已经在橙县悄然凝聚。

这种满足感不是空穴来风的。它激励着作者在两期基于 NLM 的理论期刊中继续对话，撰写《反经济学》（见脚注 26），并计划出版一部理论巨著，就像《资本论》之于《共产党宣言》一样，毫无疑问，它将被命名为《农业主义》。

至于继续实践我所宣扬的东西和扩大实践，我可以在第一篇序言的结尾处加上而且我还在做这件事。

-Samuel Edward Konkin III

1983 年 2 月

第四版序言

塞缪尔·爱德华·康金三世曾建议，与其用新的注释来更新《宣言》，不如按原样出版，作为活生生的理论的历史作品，至今还在继续发展。唯一的变化是纠正了一些长期存在的错别字，以及编辑为了清晰起见所做的小改动。2004年2月23日，康金先生加入了天空中那个伟大的无政府主义囤积物，在经历了太短的理论 and 实践实验的寿命之后，他在世界各地旅行，把农业主义和新自由意志主义的概念带给热切的听众。

《宣言》出版25年后，仍然销售火爆。这个在世界各地都能买到的点播版应该会延续这一趋势。

随着集体主义的崩溃席卷全球—这种制度的经济和道德后果所带来的崩溃—康金先生的分析因其准确性而更加令人印象深刻。如果有的话，《新自由意志主义宣言》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时效性。国家主义在苏联窒息而死。作为原世界国家的联合国正在崩溃，变成没有牙齿、无能为力的无用之物。世界上的居民将继续这一趋势，还是我们需要太空的边界来实现人类行动的下一个进化步骤？

可以通过 agorism.info 联系到自由意志主义左翼运动，所有过去的新自由意志主义出版物都可以从 KoPubCo 获得，网址是 kopubco.com。

维克托·科曼

出版商

2006年3月

I. 国家主义。我们的状况

自由意志主义与胁迫。国家的性质。自由意志主义的构成要素和运动的多样性。国家反击：反原则。通往自由的途径和非途径。背叛与回应；行动高于一切。

我们被我们的同胞所胁迫。既然他们有能力选择不这样做，我们的状况就不必如此。胁迫是不道德的，低效的，对人类生活和成就来说是不必要的。那些希望在邻居掠夺他们的时候保持沉默的人可以自由选择；这个宣言是为那些选择其他方式的人准备的：进行反击。

为了打击胁迫，人们必须了解它。更重要的是，人们必须了解自己在为什么而战，以及在反对什么而战。盲目的反应会向压迫源头的各个方向发展，分散了机会；追求共同的目标会使对手集中，并能形成一致的战略和战术。

扩散性的胁迫最好是通过局部的、直接的自卫来处理。尽管市场可能会发展出更大规模的保护和恢复业务，但随机的暴力威胁只能在现场临时处理¹。

有组织的胁迫需要有组织的反对。(许多思想家已经多次提出了一个很好的理由，即这种组织最多只能保持骨架，只有在实际对抗时才会充实，以防止捍卫者被扭曲成侵略机构)。制度上的胁迫，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其神秘主义和妄想的根基已经深深地植根于受害者的思维中，需要一个宏伟的战略和一个历史奇异的大灾难点。革命。

这样一个胁迫机构—集中了不道德的行为，指挥盗窃和谋杀，协调压迫，其规模是随机犯罪所无法想象的—存在。它是暴民中的暴民，帮派中的帮派，阴谋中的阴谋。它在最近几年里杀害的人比之前历史上所有的死亡人数还要多；它在最近几年里偷窃的财富比之前历史上所有的财富还要多；它为了自己的生存，在最近几年里欺骗的人比之前历史上所有的非理性的人还要多；我们的敌人，国家²。

仅仅在 20 世纪，战争所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了以往所有的死亡人数；税收和通货膨胀所窃取的财富超过了以往所有的财富；政治谎言、宣传，尤其是”教育”，所扭曲的思想比以往所有的迷信还要多；然而，在所有故意的混乱和混淆中，理性的线已经发展出抵抗的纤维，被编织成国家的处决绳。自由意志主义。

在国家分裂和征服其反对派的地方，自由意志主义团结和解放。在国家蒙蔽的地方，自由意志主义澄清；在国家隐瞒的地方，自由意志主义揭开；在国家赦免的地方，自由意志主义指责。

自由意志主义从一个简单的前提阐述了整个哲学：发起暴力或其威胁（胁迫）是错误的（不道德的、邪恶的、坏的、极其不切实际的，等等），是被禁止的；其他都不是。

自由意志主义发展到这一步，发现了问题并确定了解决方案：国家与市场。市场是所有人类自愿行动的总和。³如果一个人的行为是非强制性的，他就是市场的一部分。因此，经济学成为自由意志主义的一部分。

¹ 尽管我们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但我要感谢 Robert LeFevre 的这一见解。

² 谢谢 Albert J. Nock 的这句话。

³ 谢谢你，路德维希·冯·米塞斯。

自由意志主义对人的本性进行了研究，以解释他从非胁迫中获得的权利。随之而来的是，人（女人、孩子、火星人等）对自己的生命和其他财产有绝对的权利，对他人的生命和财产没有权利。因此，客观哲学成为自由意志的一部分。

自由意志主义问为什么现在的社会不是自由意志主义的，并发现国家、它的统治阶级、它的伪装，以及英雄的历史学家在努力揭示真相。因此，修正主义历史成为自由意志主义的一部分。

心理学，特别是由托马斯·萨兹（Thomas Szasz）开发的反心理学，被寻求从国家约束和自我监禁中解放出来的自由意志主义者所接受。为了寻求一种艺术形式来表达国家的恐怖潜力，并推断出自由的许多可能性，自由意志主义者发现科幻小说已经在这一领域。

从政治、经济、哲学、心理、历史和艺术领域，自由意志主义的游击队员们看到了一个整体，将他们的抵抗与其他地方的抵抗结合在一起，随着他们意识的觉醒，他们走到一起。因此，自由意志主义者成为一个运动。

自由意志主义运动环顾四周，看到了挑战：到处都是我们的敌人—国家；从海洋深处到干旱的沙漠前哨，再到遥远的月球表面；在每一片土地、人民、部落、国家，以及个人的头脑中。

有些人寻求立即与其他权力精英的反对者结盟，以推翻国家目前的统治者。⁴ 有些人寻求立即与国家的代理人对抗。⁵ 有些人追求与那些提供较少压迫以换取选票的当权者合作。⁶ 而有些人潜心对民众进行长期启蒙，以建立和发展运动。

国家的高层圈子并不打算一有反对意见就放弃他们的掠夺，把财产还给他们的受害者。第一个反击来自腐败的知识分子阶层已经种下的反原则。失败主义、退缩主义、无政府主义、合作主义、渐进主义、单一中心主义和改革主义—包括接受国家职务以”改善”国家主义！所有这些反原则（即”国家主义”）都是由腐败的知识分子种姓种植的。所有这些反原则（偏差、异端、自我毁灭的矛盾信条等）都将在以后处理。最糟糕的是 Partyarchy，即通过国家主义手段，特别是政党来追求自由意志主义目标的反概念。

”自由意志主义”政党是国家对新生的自由意志主义者释放的第二次反击，首先是作为一个可笑的矛盾词，⁷然后是作为一支入侵的军队⁸。

⁴ 激进自由意志联盟（RLA），1968-71。

⁵ 学生自由意志主义行动运动，1968-72年，后来作为自由意志主义左派（MLL）的原型运动短暂复兴。

⁶ 重组共和国公民，1972年，由对革命失望的RLA成员组成。

⁷ 第一个“自由意志主义者”党于1970年由加布里埃尔·阿吉拉尔（Gabriel Aguilar）和埃德·巴特勒（Ed Butler）在加利福尼亚成立，作为一个空壳，以获取媒体访问权限。（阿吉拉尔是一名加兰博斯人，坚决反对政治。）即使是诺兰的“自由意志主义”党，在其存在的第一年就遭到默里·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等人的嘲笑和蔑视。

⁸ 最终在全国组织起来并于1972年由约翰·霍斯珀斯（John Hospers）和托尼·内森（Toni Nathan）担任总统和副总统的“自由意志主义者”党于1971年12月在科罗拉多州首次由大卫和苏珊·诺兰（David and Susan Nolan）组织。戴夫·诺兰（Dave Nolan）是美国青年自由组织（YAF）的马萨诸塞州成员，他于1967年与它决裂并错过了1969年在圣路易斯举行的高潮。直到第一版，他仍然是保守的和极权主义者。

第三次反击是美国十大最富有的资本家之一试图购买主要的自由意志主义机构—不仅仅是党，并像其他财阀管理资本主义国家的所有其他政党那样管理这个运动。

这些国家主义的反击在腐蚀自由意志主义方面的成功程度，导致了运动的”左派”分裂和其他人绝望的瘫痪。随着对”自由意志主义”的幻灭，幻灭者寻求对这个新问题的答案：内部的国家以及外部的国家。我们如何避免被国家及其权力精英所利用？也就是说，他们问，当我们知道有不止一条自由之路，我们如何才能避免偏离自由之路？市场有很多条生产和消费产品的路径，而且没有一条是完全可以预测的。因此，即使有一条告诉我们如何从这里（国家主义）到那里（自由），我们怎么知道那是最好的方法？

已经有一些人在挖掘早已死亡的运动的旧战略，这些运动有其他目标。新的道路确实正在被提供给国家⁹。

背叛，无论是无意的还是有计划的，都在继续。它不需要。

虽然没有人能够预测将准确无误地实现自由意志的个人的自由社会的步骤顺序，但人们可以一刀砍掉所有不会推进自由的步骤，并且坚定不移地应用市场原则将绘制出一个可以行走的地形。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一条路，没有一条通往自由的直线图。但有一个图形系列，一个充满线条的空间，它将把自由意志主义者带到他的自由社会目标，这个空间可以被描述。

一旦目标被确定，路径被发现，就只剩下个人的行动，从这里到那里。最重要的是，本宣言呼吁采取这种行动¹⁰。

⁹ 穆瑞·罗斯巴德 (Murray Rothbard) 在 79 年 LP 大会后不久就与 Kochtopus 决裂，他的大部分亲密盟友都被清除了，例如调查的威廉姆森·埃弗斯 (Williamson Evers)。CLS 被科赫基金切断了资金。在自由意志论者论坛开始安装科赫。罗斯巴德和年轻的贾斯汀雷蒙多成立了一个新的“激进”党团 (RC) (第一个党团，1972-74 年，由新自由意志主义联盟 (NLA) 的前辈管理，作为一种招募策略和一种摧毁党的方式) 从内部)。

¹⁰ 我希望随后的版本可以省略这个注释，但在当前的历史背景下，必须指出的是，自由意志主义并不是专门针对北美最“先进”或最开明的元素，也许以年轻、白人、高度阅读的计算机顾问，同样是女权主义者 (和 0.5 个孩子)。只有最自由的市场才能使“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摆脱贫困和自我毁灭的迷信。批判性地提高生产标准和相关文化理解的强制性尝试引起了强烈反对和倒退：e. 克。伊朗和阿富汗。大多数情况下，国家对自我完善进行了蓄意镇压。

II. 阿格拉主义，我们的目标

目的、手段、目的和手段的一致性。agorist 社会的描述。恢复理论：恢复、时间损失和理解成本；固有的优势。Agorism 的定义。反对意见的反驳。

将自由意志主义者从国家主义引向自由社会的基本原则，与自由意志主义的创始人用来发现理论本身的原则是一样的。这个原则就是一致性。因此，将自由意志主义的理论一致地应用于自由意志主义者个人的每一个行动，就创造了自由意志主义社会。

许多思想家都表达了手段和目的之间的一致性的需要，而且并非都是自由意志主义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国家主义者声称在值得称赞的目的和可鄙的手段之间存在不一致；然而当他们更大的权力和压迫的真正目的被理解时，他们的手段被发现是相当一致的。混淆目的-手段一致性的必要性是国家主义者神秘主义的一部分；因此，揭露不一致的地方是自由意志主义理论家的最关键活动。许多理论家都令人钦佩地做到了这一点；但很少有人试图描述自由意志主义的一致的手段和目的的结合，而且大多数人都失败了¹¹。

这个宣言本身是否正确，可以通过同一原则来确定。如果一致性失败了，那么所有的内在都是没有意义的；事实上，语言就成了胡言乱语，存在就是一种欺骗。这一点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如果在这些页面中发现了不一致的地方，那么一致的重新表述就是新自由意志主义，而不是被发现的错误。新自由意志主义（agorism）不可能在自由或现实（或两者）不被认可的情况下被否定，只有不正确的表述。

让我们首先看清我们的目标。一个自由的社会是什么样子的，或者至少是一个以我们目前的理解力所希望达到的自由社会？

毫无疑问，目前设想的最自由的社会是 Robert LeFevre 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所有关系都是自愿交换-自由市场。没有人会以任何方式伤害他人或侵犯他人。

当然，要使他的社会存在，必须从个人意识中消除比国家主义更多的东西。对这个完全自由的社会来说，最有害的是它缺乏纠正机制。¹²只需要一小撮胁迫的实践者在足够多的同伴中享受他们不义的掠夺，自由就死了。即使所有的人都活得很自由，一个”咬苹果”的人，一个回光返照的人，阅读旧的历史或自己重新发现邪恶的人，都会使完美的社会”失去自由”。

自由社会的下一个最好的东西是自由意志主义社会。永恒的警惕是自由的代价（托马斯·杰斐逊），可能在市场上有少量的个人准备好抵御零星的侵略。或者大量的人可以保留足够的知识和能力，利用这些基本的自卫知识来阻止随机攻击（胁迫者永远不知道谁可能精通防卫），并消除系统性暴力启动的利润。

即便如此，对于这种”自发防御的无政府状态”的体系来说，仍然有两个异常困难的问题。首先是为那些明显没有防卫能力的人辩护的问题。这可以通过先进的技术减少到那些四肢瘫痪的白痴（假设这不会被足够的技术解决）和非常年幼的孩子，反正他们需要持续的关注。

¹¹ 引用迄今为止最引人注目的：

¹² 在《大爆炸》中，科幻作家埃里克·弗兰克·罗素假设一个社会接近于勒费弗所设想的社会。和平主义者的甘兹确实有一种纠正机制，可以纠正偶尔出现的异常个体——“空闲杰克”案例。不幸的是，一旦胁迫者达到“临界数量”以形成一个支持性的、自我维持的亚社会，回避就会失败。他们可以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有！

然后是那些在短暂的时间内毫无防备的人，以及那些被暴力发起者压倒，希望对可能较弱的敌人测试其技能的更罕见的情况。(最后一种情况是最罕见的，因为风险高，投资的物质回报低。)

那些不需要也不应该被保护的人是那些有意识地选择不成为：和平主义者。LeFevre 和他的弟子们永远不需要担心一些自由意志主义者会使用他们认为令人厌恶的方法来捍卫他们。(也许他们可以戴上一个”鸽子”按钮，以便迅速辨认?)

更重要的是在防卫之后如何处理暴力的发起者。我很容易想到自己的财产被成功侵犯而自己又不在那里保护它的情况。最后，虽然实际上是上述情况的一个特例，但欺诈和其他形式的违反合同的可能性。

这些案件可以通过原始的”枪战”或社会的方式来解决—即通过与争端双方中任何一方都没有既得利益的第三方的干预。这种情况是社会的基本问题¹³。

任何违背双方意愿强行解决问题的企图都违反了自由意志主义原则。因此，不涉及第三方风险的”枪战”是可以接受的，但几乎没有利润或效率，甚至是文明的(美学上的愉悦)，除了少数邪教分子。

那么，解决方案需要一个法官、”公平证人”或仲裁员。一旦争端的仲裁者或侵略的法官进行了判决并传达了决定，可能需要执行。(顺便说一句，和平主义者可以选择不执行的仲裁)。

罗斯巴德、琳达和莫里斯-坦尼希尔等人提出了以下市场体系；它不一定是确定的，可能会因理论和技术的进步而得到改进(正如本文作者已经做的)。在目前的历史阶段，它似乎是最佳的，并在此作为开始的工作模式提出。

首先，总是把那些选择不参与的人排除在外，就能保证自己不受侵犯或偷窃。在谋杀(或过失杀人)的情况下，人们甚至可以给自己的生命设定一个价值，其范围可能包括夺取暴力发起者的生命，取走可替换的器官(技术上愿意)以恢复受害者的生命，以及向基金会支付费用以继续自己的生活工作。这里最关键的是，受害者在事故发生前就为自己的生命、身体和财产分配了价值。(可交换的物品可以简单地按市场价格替换。见下文)。

A 发现财产丢失，向保险公司 IA 报告。IA 进行调查(通过另一个部门或通过一个单独的侦探机构 D)。保监会迅速向 A 更换物品，以便将物品的使用损失降到最低。¹⁴ D 现在可能没有发现丢失的财产。在这种情况下，保监会的损失由所支付的保险费来承担。请注意，为了保持低保费和竞争力，保监会有强烈的动机来最大限度地找回被盗或丢失的货物。(人们可以

¹³ 社会，正如米塞斯所指出的，因为分工的优势而存在。通过专注于不同的生产步骤，个人发现总财富大于他们个人的努力。

¹⁴ 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引入米塞斯的时间偏好概念。由于放弃了使用时间，未来的商品总是相对于现在的商品打折。虽然个人对时间偏好的估值各不相同，但时间偏好高的人可以向时间偏好低的人借钱，因为高偏好者会向低偏好者支付比他们已经放弃的价值更多的钱。所有这些时间偏好交易在自由市场上明确的点定义了所有贷款和资本投资的基本或原始利率。

滔滔不绝地讲述垄断性的检测系统（如国家警察部队）缺乏这种激励，以及他们可怕的社会成本）。

如果 D 确实发现了货物，比如说在 B 的手中，而 B 自由地归还了货物（也许是在奖励的诱导下），这个案子就结束了。只有当 B 要求对 A 也要求的物品拥有产权时，才会产生冲突。

B 聘请了保险公司 IB，它可以进行自己的独立调查，并说服 IA 相信 D 犯了错误。如果做不到这一点，IA 和 IB 现在就有冲突了。在这一点上，对市场无政府状态的标准反对意见已经被提出来，即 A 和 B 之间的“战争”已经扩大到包括大型保险公司，这些公司可能有相当大的保护部门或与保护公司（PA 和 PB）签订合同。但是，IA 和 IB 使用暴力，不仅破坏其竞争对手的资产，而且肯定至少破坏自己的一些资产的动机何在？在一个早已建立的市场社会中，他们的动机就更小了；这些公司有专家和资本被绑在防御上。任何投资于进攻的公司都会变得非常可疑，并且在一个以自由意志主义为主的社会（这就是我们正在讨论的）中肯定会失去客户。

非常便宜和有利可图的是，IA 和 IB 可以简单地支付一家仲裁公司来解决争端，提出各自的要求和证据。如果 B 有合法的要求，IA 就会放弃此案，承担小的损失（与战争相比！），并有很好的动机来改进其调查。如果 A 有合法的要求，那么现在 IB 的情况正好相反。

只有在这个时候，当这件事已经被充分争论、调查和判决，而 B 仍然拒绝放弃被盗的财产，暴力才会发生。（B 可能只被打扰到被告知 IB 代表 B 的辩护，而 B 可能选择忽略它；在定罪之前，不能发出 *subpœnæ*。）但 PB 和 IB 靠边站，B 现在必须面对一个有能力、有效率的追回被盗财产的专家团队。即使 B 在这个时候近乎疯狂地反抗，他也可能会被一个渴望良好公众形象和更多客户—包括 B 自己的某一天—的市场机构以最小的代价解决掉。最重要的是，PA 的行为必须不侵犯他人或伤害他人的财产。

B 或 IB 现在有责任进行修复。这可以分为三个部分：恢复原状，时间优先，以及逮捕。

恢复原状是指归还原物或其市场等价物。这甚至可以适用于人体的一部分或对一个人的生命设定的价值。

时间偏好是对失去的时间使用的归还，很容易通过市场利率来确定，IA 必须立即支付恢复 A 的财产。

逮捕是调查、侦查、仲裁和执行的成本之和。请注意，市场是如何很好地激励 B 迅速归还战利品，以尽量减少逮捕成本（与大多数国家主义制度正好相反），并尽量减少应计利息。

最后，请注意所有内置的激励机制，以最小的麻烦和暴力实现迅速、有效的正义和恢复。将此与所有其他运行中的系统进行对比；同时注意到，在整个历史上，这个系统的部分内容已经被成功地尝试过。只有整体是新的，是自由意志主义理论所独有的。

这种恢复模式被如此具体地阐述出来，即使它可能被改进和发展，因为它解决了唯一涉及任何暴力的社会问题。这个自由意志主义社会的其余部分，最好由具有想象力的科幻小说作

者来描绘，并在实践学（米塞斯对人类行动的研究，特别是，但不仅是经济学）方面有良好的基础。

这个社会的一些标志—理论上的自由意志主义和实践中的自由市场，被称为 agorist，来自希腊语 agora，意思是“开放的市场”—是科学、技术、通信、运输、生产和分配方面的快速创新。在艺术和人文领域的快速创新和发展，以跟上更多的物质进步，也是一个互补的例子；此外，由于所有形式的非暴力艺术表达的完全自由，以及更快速和完整地传达给愿意接受的人，这种非物质进步也是可能的。颂扬自由的这些好处的自由意志主义文献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体量，并在迅速增长。

在结束对恢复理论的描述时，我们必须处理对它的一些神秘的反对意见。这些反对意见中的大多数都归结为对被侵犯的商品或人的价值的挑战。让非个人的市场和受害者来决定，似乎对受害者和侵犯者都最公平。

后一点冒犯了一些人，他们认为思想上的邪恶需要惩罚；对他们来说，行为的可逆性是不够的¹⁵。

虽然他们都没有提出惩罚的道德基础，但罗斯巴德和大卫·弗里德曼特别论证了威慑的经济必要性。他们认为，任何低于 100% 的抓捕比例都允许小概率的成功；因此，一个“理性的罪犯”可能会选择为自己的利益而冒险。因此，必须以惩罚的形式增加额外的威慑力。这也会降低侵犯者自首的动机，从而进一步降低逮捕率，但这一点并没有被考虑到，或者说，惩罚要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升级，以战胜不断加速的逃亡率。就像本文所写的那样，国家定义的犯罪行为的最低逃逸率是 80%；大多数罪犯不被抓获的可能性大于 90%。这是在一个惩罚-改造系统中，没有发生恢复（受害者被进一步的税收掠夺以支持刑法系统），市场被驱逐。难怪在非国家暴力事件中会有一个繁荣的“红色市场”。

即便如此，这种对侵略者恢复的批评也没有注意到存在着一个“熵”的因素。潜在的侵犯者必须将盗窃物的收益与盗窃物的损失加上利息和逮捕费用放在一起。诚然，如果他立即自首，后两者是最小的，但受害者和保险人的成本也是最小的。

不仅侵略者的恢复与遵纪守法之间存在着愉快的威慑关系，而且逮捕因素的市场成本允许对社会中胁迫的社会成本进行精确的量化测量。目前已知的其他拟议制度都没有做到这一点。正如大多数自由意志主义者一直在说的，自由是有效的。

在侵略者的恢复理论中，没有任何地方涉及到侵略者的想法。侵略者只被假定为一个人类行为者，并对其行为负责。此外，任何人的想法与其他人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侵略者的行为。思想不是行动；至少在思想上，无政府状态仍然是绝对的。

如果你震惊地坐起来，发现我撞破了你的窗户，你并不特别关心我是否在路过时被绊倒了，或者我是出于某种非理性的愤怒而跳过去的，甚至也不关心这是否是一个有预谋的计划，

¹⁵ 穆瑞·罗斯巴德在这里采取了最温和的立场：他主张双重修复；也就是说，攻击者不仅必须将受害者恢复到先前未受伤害的状态（尽可能多），而且必须使自己成为同等数量的受害者！这不仅增加一倍显得随意，无处不罗斯巴德提供处罚道德基础，更何况是一个“道德积分”（一拉边沁）。

以分散街对面保护者对银行抢劫案的注意。你想要的是立即拿回你的窗户（和清除混乱）。我怎么想与你的修复工作无关。事实上，可以很容易地证明，即使在这个问题上花费最小的精力也是纯粹的浪费。动机-或者说疑似动机，这是我们所能知道的¹⁶-可能与侦查有关，甚至在可能有两个同样可能的嫌疑人的情况下，向仲裁员证明侵害者行为的合理性，但对于正义来说，所有重要的-正如自由意志主义者所认为的-是受害者被恢复到尽可能与伤害前相同的状态。让上帝或良知来惩罚”有罪的想法”¹⁷。

另一个提出的反对意见是，对于那些已经偿还了债务（对个人，而不是对”社会”），并且”自由”地再次尝试-有了更多经验-的暴力发起者，将如何处理。那么，在国家主义社会中如此普遍的累犯怎么办？

当然，一旦一个人被标记为侵略者，他可能会被更密切地关注，并在发生类似犯罪时首先想到他。虽然在少数极端情况下，工作营可能会被用来偿还赔偿金，但大多数侵略者会被允许在保释金上相对自由地工作。因此，像监狱这样的”犯罪高等教育机构”将不会存在，以教育和鼓励侵略。

一个高效准确的判断和保护系统的突出特点将是，它占用个人的时间、思想或金钱的比例可以忽略不计。这样，人们可以说，我们根本没有描绘出99%的农业主义社会的形象。那么，消除自我毁灭（自由意志主义不涉及这个问题）、空间探索和殖民化、生命延长、智力提高、人际关系和审美变化呢？真正可以而且需要说的是，在目前人类必须花一半或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为国家服务或抵抗的地方，这些时间能量（物理学家对行动的定义）将可用于自我完善和驾驭自然的所有其他方面。除了一个更富裕、更幸福的社会之外，确实需要对人类有一种愤世嫉俗的看法。

这就是我们的目标的草图，也是对正义和保护方面的详细描述或放大的重点。我们有”这里”和”那里”。现在说说道路-反经济学。

¹⁶ [见前注。]

¹⁷ 一个很好的问题是：“惩罚”是从哪里开始的？这个概念只适用于除了没有痛苦之外别无他物的奴隶；到完全没有价值的，如果有的话；以及无法支付修复费用并且被认为没有足够责任承担债务的非常年幼的儿童。当然，原始经济通常在理性和技术方面存在太多问题，无法提供值得信赖的价值检测和衡量方法。

III. 反经济。我们的手段

微观活动和宏观后果。Agorists: 具有自由意志主义意识的反经济学家。”建制派”经济学的目的。从农业主义到国家主义的一步步倒退(为了理论上的目的)。黑色和灰色市场: 无意识的 agora。”第三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一世界的反经济地位和最严重的例子。所有商业领域的反经济, 甚至在北美, 有些完全是反生态的。反经济的普遍性及其原因。反经济学的局限性和原因。知识分子和机构媒体的作用。反文化的失败和成功的关键。从国家主义到农业主义的步骤和市场保护的风险。反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农业主义反经济亚社会不可避免地增长的原因。

在详细介绍了我们的过去和国家主义的现在, 并瞥见了一个可靠的观点, 即以目前的理解和技术可以实现一个更好的社会-不需要改变人性-我们来到了宣言的关键部分: 我们如何从这里到那里? 答案自然而然地-或者说是非自然地-分为两部分。在没有国家的情况下, 区分微观(个人对自己和环境的操纵-包括市场)和宏观(对集体的操纵), 充其量只是一个有趣的统计工作, 再加上对营销机构的一些小小的参考。即便如此, 一个具有高度成熟的体面的人可能希望了解他或她的行为的社会后果, 即使他们没有伤害其他人。

由于国家会玷污每一个行为, 并使我们的思想受到不应有的负罪感的影响, 了解我们行为的社会后果就变得极为重要。例如, 如果我们不交税而逃过一劫, 谁会受到伤害? 我们? 国家? 无辜的人? 自由意志主义的分析告诉我们, 国家要对它所称的”自私的逃税者”对无辜者造成的任何损害负责; 而国家”提供”给我们的”服务”是虚幻的。但即便如此, 难道就不能有更多被巧妙地隐藏起来或”退出”的孤独的抵抗吗? 如果一个政党或革命军队对自由意志主义的目标来说是不合适的和自毁的, 那么什么样的集体行动才是有效的呢?

答案是 agorism。

把大量的人类从国家主义社会转移到 agora 是可能的、实际的, 甚至是有利可图的。在最深刻的意义上, 这是真正的革命活动, 将在下一章中讨论。然而, 为了理解这个宏观的答案, 我们必须先概述一下微观的答案¹⁸。

当权派经济学这门伪科学的功能, 甚至超过了为统治阶级做出预测(就像罗马帝国的预言家那样), 它的作用是使被统治阶级感到神秘和迷惑, 不知道他们的财富将去向何方, 以及如何获取。那么, 对人们如何使自己的财富和财产不受国家控制的解释, 就是反建制经济学, 或简称为反经济学¹⁹。人类回避、避免和藐视国家的实际行动是反经济活动, 但以”经济学”既指科学又指其研究对象的同样马虎的方式, ”反经济学”无疑会被使用。既然这篇文章是反经济理论本身, 那么将被称为反经济的就是实践。

¹⁸ 微观和宏观是当前体制经济学的术语。虽然反经济学的一部分 agorism (直到状态消失), agorism 包括理论和实践两自由意志反经济学。由于该理论包括对大规模反经济实践后果的认识, 因此我将在宏观意义上使用 agrist, 在微观意义上使用反经济。由于划分本质上是模棱两可的, 因此会出现一些重叠和互换性。

¹⁹ “反经济”一词的形成方式与“反文化”一词相同; 它并不意味着反经济科学, 正如反文化意味着反文化一样。

描绘和描述反经济学的全部或相当有用的部分，至少需要一整本书的内容²⁰。

从农业主义社会到国家主义社会应该是一项艰苦的工作，相当于物理学中的高负熵之路。毕竟，一旦一个人生活在并理解了一个运行良好的自由社会，为什么他希望回到系统的强制、掠夺和焦虑中去呢？在有知识和有理性的人中传播无知和非理性是困难的；把已经清楚理解的东西神秘化几乎是不可能的。相对于颓废的社会来说，农业主义者的社会应该是相当稳定的，尽管高度开放地进行改进。

让我们向后看，就像倒放电影一样，从农业主义社会到现在的国家主义社会。我们期望看到的是什么？

国家主义的小块区域—由于国家需要区域性的垄断，在领土上大多是毗连的—会首先出现。剩下的受害者越来越意识到他们周围美好的自由世界，并从这些口袋里”蒸发”出来。市场保护机构的大型辛迪加正在通过保护那些已经签署了保护-保险的人而遏制国家。最重要的是，那些在国家主义口袋或次级社会之外的人正在享受一个农业主义社会，除了更高的保险费和对他们旅行的地方的一些关注。在这一点上，农业主义者可以与国家主义者共存，保持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因为入侵和解放国家主义社会的成本将高于即时回报（除非国家发起全面的最后侵略）。然而，没有真正的理由想象剩下的受害者会选择继续受压迫，因为自由意志主义的替代方案是如此明显和容易获得。国家的领域就像一个过饱和的溶液，随时可以催生无政府状态。

再往后退一步，我们发现情况发生了逆转。我们发现社会中较大的部门处于国家主义之下，较小的部门则尽可能地过着农耕生活。然而，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农耕者不需要在领土上相邻。他们可以住在任何地方，尽管他们会倾向于与他们的同伴交往，这不仅是为了社会强化，也是为了贸易的便利性和盈利性。与更值得信赖的客户和供应商打交道总是更安全、更有利的。这种趋势是在更多的激进主义者之间建立更大的联系，并与更多的国家主义分子脱离关系。（这种趋势不仅在理论上很强，而且今天已经存在于萌芽的实践中）。一些易守难攻的领土，也许在太空或海洋中的岛屿（或海底）或大城市的”贫民区”，可能几乎完全是农业主义者的天下，在那里国家无力压制他们。不过，大多数侵略者将生活在国家宣布的区域内。

大多数人的农业主义程度会有一个谱系，就像今天一样，少数人受益于国家的高度国家主义，少数人完全意识到农业主义的选择，并有能力自由地生活，其余的人处于中间，有不同程度的困惑。

最后，我们回到只有少数人理解农业主义的地方，绝大多数人从国家的存在中感受到虚幻的收益，或者无法感受到替代方案，以及国家主义者本身：政府机构和从国家干预市场中获得净收益的阶级。

这就是对我们当前社会的描述。我们是”家”。

²⁰ 这本书《反经济学》（本书）正在制作中，即将完成，市场愿意！

在我们扭转方向，描述从国家主义到农业主义的道路之前，让我们用我们新获得的农业主义者的看法来审视我们目前的社会。就像一个旅行者回到家里，从他或她从外国的土地和生活方式中所学到的东西中看到了新的光芒，我们可能会对我们目前的情况获得新的见解。

除了少数开明的新自由意志主义者在全球较自由的国家主义地区被容忍外（“容忍”存在于自由意志主义对国家主义的污染程度），我们现在还察觉到其他的東西：大量的人以激进主义的方式行事，对任何理论都不了解，但他们在物质利益的诱导下，逃避、避免或违抗国家。他们当然有潜力？

在苏联，一个大国主义的堡垒和一个几乎完全崩溃的“官方”经济，一个巨大的黑市为俄罗斯人、亚美尼亚人、乌克兰人和其他人提供了从食物到电视维修到官方文件和统治阶级的恩惠的一切。正如《曼彻斯特卫报》的报道，缅甸几乎是一个完全的黑市，政府沦为军队、警察和一些趾高气扬的政客。在不同程度上，几乎所有的第二和第三世界都是如此。

“第一”世界的情况如何？在社会民主党国家，黑市比较小，因为合法接受的市场交易的“白市”比较大，但前者仍然相当突出。例如，意大利有一个“问题”，其大部分公务员（从上午7点到下午2点正式工作）在一天的其余时间里从事各种非正式的工作，以赚取“黑”钱。荷兰有一个庞大的住房黑市，因为这个行业受到高度监管。丹麦有一个庞大的逃税运动，以至于其中被引诱从政的人组成了第二大党。而这些只是媒体能够或愿意报道的最严重的例子。货币管制被肆意规避；例如，在法国，每个人都被认为有大量的黄金藏匿，去瑞士旅游和滑雪之外的事情也很常见。

为了充分了解这种反经济活动的程度，我们必须看看相对自由的“资本主义”经济体。让我们看看北美的黑色和灰色市场²¹，并记住这是当今世界上活动最少的情况。

根据美国国税局的数据，至少有两千万人属于“地下经济”的逃税者，他们使用现金或易货交易来避免交易被发现。数百万人把钱放在黄金或外国账户中，以避免通货膨胀的隐性税收。根据移民和归化局的数据，有数百万“非法外国人”被雇用。还有数百万人交易或消费大麻、可卡因和其他被禁药物，包括莱菔子、色氨酸、抗艾滋病药物和其他被禁止的医疗材料。

还有所有“无受害人犯罪”的从业者。除了吸毒，还有卖淫、色情、走私、假身份证、赌博，以及成年人之间被禁止的性行为。不管有什么“改革运动”来获得对这些行为的政治认可，民众已经选择了现在就采取行动—这样做是在创造一个反经济。

不过，这并没有停止。自从美国联邦颁布了55英里/小时的速度限制后，大多数美国人已经成为反经济的司机。卡车运输业已经开发了CB通信，以逃避国家对法规的执行。对于那

²¹ 虽然一些强制性行为，如谋杀和盗窃，经常被归入“黑市”的标签，但绝大多数这种“有组织的犯罪”对于自由意志主义者来说是完全合法的，尽管偶尔令人讨厌。例如，黑手党不是黑市，而是控制某些黑市的政府，从受害者那里收取保护费（税），并通过处决和殴打（执法）来加强控制，甚至在其垄断地位不存在的情况下发动战争。威胁。这些行为将被视为红市，以区别于黑市的道德行为，这将在下面讨论。简而言之，“黑市”是国家禁止并继续进行的任何非暴力行为。

些能以 75 英里/小时的速度跑四趟而不是 55 英里/小时跑三趟的独立司机来说，反经济驾驶是一个生存问题。

古老的走私习俗在今天蓬勃发展，从一船船的大麻和高关税的外国电器，到一车车来自欠发达国家的人，再到游客在行李中多藏一点东西而不向海关人员报告。

几乎每个人都在他们的税表上从事某种虚报或误导，账外支付服务费，与亲戚进行未报告的贸易，以及与伴侣的非法性爱姿势。

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每个人都是反经济学家！这一点从自由意志主义者的角度可以预见。而这是可以从自由意志主义理论中预见的。人类行动的几乎每一个方面都有国家主义的立法来禁止、规范或控制它。这些法律是如此之多，以至于一个防止任何新的立法并在一届会议上轻快地废除十或二十条法律的”自由意志主义”党，在数千年内都不会显著地废除国家（更不用说机制本身！）²²。

很明显，国家无法获得其法令的执行。然而，国家仍在继续。而如果每个人都有点反经济，为什么反经济没有压倒经济？

在北美之外，我们可以加上帝国主义的影响。苏联在 1930 年代得到了较发达的国家的支持，在二战期间得到了大量的暴力工具。即使在今天，”贸易”-由不可偿还的贷款提供的大量补贴-为苏联和新中国政权提供了支持。这些来自这两个集团的资本（或反资本，是对价值的破坏），加上军事援助，维持了全球其他地区的政权。但这并不能解释北美的情况。

在地球上到处存在的、使国家得以继续存在的是对受害者的制裁。²³每一个国家主义的受害者都在某种程度上将国家内化了。国税局每年宣称所得税取决于”自愿遵守”，这具有讽刺意味。如果纳税人完全切断了血液供应，吸血鬼国家就会无助地灭亡，其没有报酬的警察和军队几乎立刻就会开小差，使怪物失灵。如果每个人都放弃”法定货币”，在合同和其他交易中使用黄金和货物，那么，即使是税收，也很难维持现代国家。

这就是国家直接或通过统治阶级所有权控制教育和信息媒体的关键所在。在早期，既定的神职人员的职能是将国王和贵族神圣化，将压迫关系神秘化，并在逃避者和反抗者中诱发罪责。宗教的解体使这一重任落在了新的知识分子阶层（俄国人称之为知识分子）身上。一些知识分子把真理作为自己的最高价值（就像早期持不同意见的神学家和教士一样），在澄清而不是神秘化方面做了工作，但他们被解雇或谩骂，并远离国家和基金会控制的收入。异见和修正主义的现象就是这样产生的；反智主义的态度也是这样在民众中产生的，他们怀疑或不完全理解法院知识分子的职能。

请注意，无政府主义知识分子在每个国家都会受到攻击和镇压；那些主张推翻当前统治阶级的人-即使只是为了用另一个阶级取代它-也会受到压制。那些提出改革以消除国家的某

²² 因此，“自由意志主义”政党将使国家主义永久化。此外，“自由意志主义”政党将保留统治阶级的不义之财，并维持国家的执法和执行机制。

²³ 谢谢 Ayn Rand 的这句话。

些受益者并增加其他受益者的人，往往受到高层圈子里的受益者的赞扬，而受到潜在的损失者的攻击。

大多数顽固的黑市商人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他们的罪恶感。他们希望“赚到钱”，回到“正常社会”。盗版商和妓女都渴望有一天被社会重新接纳-即使他们形成了一个支持性的“弃儿”亚社会”。然而，这种渴望被接受的现象也有例外：1700年代的宗教异议团体，1800年代的政治乌托邦团体，以及最近的嬉皮士和新左派的反文化。他们所拥有的是一种信念，即他们的次级社会优于社会的其他部分。他们在社会其他部分产生的恐惧反应是担心他们是正确的。

所有这些自我维持的次级社会的例子都因为一个首要的原因而失败：对经济学的无知。任何社会约束力，无论多么美丽，都不能克服社会的基本粘合剂-劳动分工。反市场的公社违背了唯一可执行的法律-自然法则。社会的基本组织结构（在家庭之上）不是公社（或部落或扩大的部落或国家），而是 agora。无论有多少人希望共产主义发挥作用并为之献身，它都会失败。他们可以通过巨大的努力无限期地阻止农业主义，但当他们放手时，“流动”或“看不见的手”或“历史的潮流”或“利润激励”或“做自然的事”或“自发性”将使社会不可阻挡地接近纯粹的农业区。

为什么对最终的幸福会有如此大的阻力？心理学家从他们的科学雏形开始就一直在处理这个问题。当涉及到社会经济问题时，我们至少可以给出两个广泛的答案：反原则的内化（那些看起来是原则但实际上违背自然法则的原则）和既得利益的反对。

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创建一个自由意志主义社会需要什么。一方面，我们需要对自由意志主义活动家进行教育，需要提高反经济学家对自由意志主义的理解和相互支持的意识。”我们是正确的，我们是更好的，我们正在以道德的、一致的方式生存，我们正在建立一个更好的社会-对我们自己和其他人都有好处，”我们的反经济”遭遇小组”可能会肯定地说。

请注意，那些本身不是完全实践的反经济主义者的自由意志主义活动家是不可能被说服的。自由意志主义者”的政治候选人通过他们的所作所为来削弱他们所说的一切（价值）；一些候选人甚至在税务局和国防部担任过工作！”。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抵御既得利益者，或者至少要尽可能降低他们的压迫。如果我们避开改革派的活动，认为其会产生反作用，那么我们将如何实现这一结果？

一种方法是让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反经济，降低国家可获得的掠夺。但仅仅回避还不够，我们如何保护自己，甚至反击？

我们将缓慢而稳定地走向自由社会，让更多的反经济学家转向自由意志主义，让更多的自由意志主义者转向反经济，最终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反经济将成长并扩散到我们在倒退中看到的下一步，即在国家主义社会中嵌入一个越来越大的农业主义者子社会。一些农业主义者甚至可能凝结成可识别的地区和贫民区，并在岛屿或太空殖民地中占主导地位。在这一点上，保护和防御的问题将变得很重要。

使用我们的侵略者模型（第二章），我们看到保护行业必须如何发展。首先，为什么人们会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从事反经济？他们所承担的风险的回报要大于他们的预期损失。当然，这句话对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正确的，但对反经济来说，需要特别强调。

反经济学的基本原则是用风险来换取利润²⁴。

预期利润越高，承担的风险就越大。请注意，如果风险降低了，就会有更多的尝试和成就—这肯定是自由社会比不自由社会更富裕的一个指标。

风险可以通过以下方式降低：增加小心，采取预防措施，加强安全（锁，藏匿的安全屋），以及通过信任较少的高可信度的人。最后一项表明，与同为侵略者的人打交道有很高的偏好，而且有很强的经济激励，将侵略者的子社会捆绑在一起，并私下鼓励招募或支持招募进入孩子社会。

反经济企业家有动力提供更好的安全装置、隐蔽场所、帮助逃避的指示，并为其他反经济企业家筛选潜在的客户和供应商。因此，反经济保护行业就诞生了。

随着它的发展，它可能开始为”突发事件”投保，进一步降低反经济风险，加速反经济增长。然后，它可能提供瞭望台和带有警报系统和高科技隐蔽机制的安全区。可以提供防范真正的罪犯（除国家之外）的警卫。许多居民区、商业区，甚至是少数民族区都已经雇用了私人巡逻队，他们已经放弃了国家所谓的财产保护。

在这一过程中，反经济商人之间违反合同的风险将通过仲裁降低。然后，保护机构将开始提供侵略者之间的合同执行，尽管在早期阶段最大的”执行者”将是国家，每个人都可以背叛对方。然而，这种行为将很快导致一个人被驱逐出次级社会；因此，内部执行机制将受到重视。

在最后阶段，反经济主义者与国家主义者的交易将由保护机构强制执行，农业主义者因此受到保护，不受国家犯罪行为的影响²⁵。

在这一点上，我们已经达到了实现自由意志主义社会之前的最后一步。社会被划分为大型的、不可侵犯的农业主义者地区和迅速缩小的国家主义者部门。

我们正站在革命的边缘。

²⁴ 这是如何工作的一个例子可能会有所帮助。假设我希望接收和出售违禁品或逃税或违反规定。假设我可以通过一笔交易赚取 100,000 美元。

²⁵ 可能应该明确指出，在逆经济中，企业可以发展得相当大。是否存在“雇佣工人”而不是“独立承包人”的所有生产步骤是有争议的，但作者认为“工人/老板”的整个概念是封建主义的遗留物，而不是马克思声称的基本概念到“资本主义”。当然，资本国家主义与自由意志主义者所倡导的相反。

IV. 革命。我们的战略

自我意识的反经济学已经足够，但有些人燃烧起来，要做更多事情—战斗或支持斗争。没有战略，战斗力是不够的。侵略者成长的阶段决定适当的策略。战术永远是合适的。新自由意志主义者联盟是自由意志主义创业的协会。自由意志主义的信条是新自由意志主义战术的约束。阶段 0：零密度的农业社会。提高觉悟。第一阶段：低密度农业主义者社会。激进党团和自由意志主义左派。与反原则作斗争。预测国家主义的危机。第二阶段：中密度、小凝结的 Agorist 社会。国家进行反击，但被农业主义者的污染所限制。第三阶段：高密度、大凝结的农业主义社会。国家主义的永久危机。打击反经济的需要随着能力的减弱而增长。反原则是最大的威胁。国家的最后一击。革命。战略包括拖延战术和反情报。对（暴力）革命的正确定义。第四阶段：带有国家主义杂质的行动主义社会。国家的崩溃和 NLA 的同时解体。家！

我们的状况已被分析，我们的目标已被感知，机制已被阐明，一系列的路径已被规划出来。如果我们只是自己反经济，用自由意志主义教育自己，并通过言行告知他人，我们将达到我们的自由意志主义社会。事实上，这对大多数人来说已经足够了，也足以让人期待。任何新自由意志主义者都不应该责备自由意志主义反经济主义者没有做得更多。他们是激进主义者，会在他们自己的时间里达到目的。

但即使是这些简单的农业主义者，也可能希望为专门从事加速从国家主义向农业主义社会运动的企业家作出贡献。还有一些人，看到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正走向经济崩溃或战争的阴云密布，将希望对此有所作为。最后，必须打击国家的反击，这些反击颠覆了激动人心的次社会，并引诱自由意志主义者走上错误的道路。这些任务界定了新自由意志主义活动家的领域²⁶。

同样，对于那些只希望尽可能自由地生活并与其他志同道合者交往的人来说，反经济自由意志主义就足够了。不需要更多。

但是，对于那些想以任何方式支持那些专门为 ag 亚游集团官网招募人员、处理国家造成的灾难、在内部和外部打击国家主义者的英雄企业家来说，需要一个指南，以便从那些在旋转的轮子和那些实际上对实现更多自由起反作用（即反革命）的人中选择那些“做有价值的事”的人。而对于那些像作者一样，为自由而燃烧并希望献身于这一人生事业的人来说，一个战略是必不可少的。那么，下面的内容就是新自由意志主义战略。

新自由意志主义活动家必须牢记，在反经济产生足以抵御国家残余的保护机构联合体之前，不可能对国家进行实际的防御。这只有在从我们的国家主义回到农业主义的第三和第四步之间的“阶段性过渡”才会发生（第三章）。

从国家主义到农业主义的每一步都需要不同的战略；即使在每一步中，战术也会有所不同。有一些规则将适用于所有阶段。

²⁶ 在这一点上，许多激进主义者如 Pyro Egon 都向新自由意志主义者提出了挑战。就他们而言，到目前为止的宣言是整个计划，任何进一步的“激进主义”都是“运动主义”，并且不可避免地将人们带回国家主义。

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进行招募和教育。如果有典型的困惑的个人熟人考虑反经济行为，鼓励他们去做。如果他们足够聪明，而且不可能背叛你，就解释所涉及的风险和预期回报。最重要的是，在你能让他们知道的范围内，通过你的例子教育他们。

你所知道的所有”图书馆自由意志主义者”，那些宣称自己是自由意志主义的某种理论变体但回避实践的人，应该被鼓励去实践他们所宣扬的。蔑视他们的不作为，赞美他们在反经济方面迈出的第一步。随着对他们能力和经验的信任增加，与他们的互动也越来越多。

你遇到的那些已经进入反经济学的人，可以”让他们了解”你所持有的自由意志主义哲学，你所持有的那个让你如此快乐和无愧于心的神秘信念。如果他们假装缺乏兴趣，就不慌不忙地告诉他们：当他们变得更加好奇和渴望学习时，就会变得热情起来。

以身作则和争论的方式进行自我激进主义。控制和规划你的情绪反应，对国家主义和偏离主义表现出敌意，对激进主义行为和国家的挫折表现出热情和喜悦。这些策略中的大部分都是常规的，但你可以检查自己，打磨一些东西。

最后，与其他新自由意志主义活动家协调你的活动。在这一点上，我们达到了对团体战术和组织的需要。

许多有价值的自由意志主义者认为，企业、合伙企业和股份公司的市场结构²⁷提供了所有必要或可取的组织；也许除了个人交配或社交。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正确的，因为所有的结构都必须与市场兼容，否则就不符合农业主义。在另一种意义上，他们犯了缺乏想象力和关注形式而忽视实质的错误。

在一个农业主义社会中，每个工人-资本家-企业家的分工和自尊可能会消除传统的商业组织-特别是公司的等级制度，这是国家而非市场的模仿。大多数公司将是独立承包商、顾问和其他公司的协会。许多公司可能只是一个企业家和他所有的服务、计算机、供应商和客户。这种运作模式已经存在，并在西方经济的较自由部分不断增长。

因此，以专业化、协调和提供自由意志主义活动为目的的自由意志主义企业家协会，并不违反市场，而且很可能是最佳的。传统上，为了一个目标把主权单位聚集在一起，然后解散的名称是联盟。因此，新自由意志主义活动家的基本组织是新自由意志主义联盟²⁸。

新自由意志主义联盟（或 NLA）的组织很简单，应该避免变成一个政治机关，甚至是一个专制组织。所需要的不是官员，而是战术家（具有战术规划能力的地方协调员）和战略家（具有战略思维能力的区域协调员）。新自由意志主义盟友并不追随战术家或战略家，而是”购

²⁷ 不是“公司”，它是由国家创建并被赋予特权的虚构“个人”。除了补贴和关税之外，还有一些特权是特殊税率、有限责任、监管豁免、许可证和法庭纠纷中的法律利益。确实，它们有一些缺点，但没有一个可以与非法人的白人市场业务相提并论。

²⁸ 第一个新自由意志主义联盟是由这位作者于 1974 年从袭击“L”P、其他运动积极分子和一些反经济学家的新兵中组建的，在许多方面过早地成立。事实证明，市场尚未为该业务的增长做好准备，因此 NLA 迄今为止已将大部分精力用于建立该市场。

买” 他们的论点和专业知识。任何提供更好计划的人都可以取代以前的策划者。战术和战略应该像其他商品一样，由盟友以一贯的农业主义者方式” 买卖”。

尽管这些标签是从军事历史中借用的，而且确实对应于一种战斗形式，但永远不要忘记，与国家执法者的实际对抗必须等待市场产生足够实力的保护机构联合体；其他一切都为时过早。

什么是国家解放军最佳的全球战略、大陆战略和地方战术？让我们再次看看从国家主义到-或到- agora 的四个步骤。前三个步骤实际上是相当人为的划分；从第一个到第二个到第三个没有发生突然的变化。正如将被证明的那样，从第三步到第四步的过渡很可能是相当突然的，尽管它不是由 agora 的性质所要求的；相反，抽搐将由国家的性质引起。从表面上看，所有的暴力、动乱、不稳定和混乱都是由国家造成的-从来没有被新自由意志主义者所强化。

要成为自由骑士的你要听好了：无论” 自由意志主义” 的结果看起来有多大可能，都不要发起任何暴力行为。这样做就是把自己变成一个国家主义者。这条规则没有例外。你要么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要么就不是。新自由意志主义者是基本一致的，不基本一致的人就不是新自由意志主义者。

但是，使用新自由意志主义的分析，人们可以预测国家主义侵略的可能爆发，并通过曝光，甚至保卫或疏散受害者的行动来阻挡它。人们也可以预测自由意志主义团体可能出现的偏差结果，或者阻止卖国和灾难的发生，或者为自己和新自由意志主义的远见赢得潜在新成员的尊重。让国家成为森林之火；新自由意志主义者是食烟者，他们知道它是如何燃烧的，如何灭火，变革之风如何影响它，火花可能飞到哪里，最后，如何扑灭它。

考虑到这一点，让我们把通向 agora 的步骤标记为四个阶段，并为每个阶段勾勒出适当的战略。

第○阶段：零密度的行动主义社会

在这个阶段，也就是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没有农业主义者存在，只有零散的自由意志主义者或原自由意志主义者在思考和实践反经济主义者。当有人读到这个宣言并希望应用它的时候，我们已经进入了下一个阶段。在第 0 阶段能做的就是意识的缓慢演变，一击即中的发展，以及大量令人沮丧的二分法。

在你-0 阶段情况下的第一个煽动者-增加了你的数量之前，你唯一的策略可以是增加你的数量，以及自己反经济地生活。最好的组织形式是自由意志主义联盟，在这个联盟中，你将成员从政治活动中引导出来（他们盲目地去寻求从压迫中解脱），并专注于教育、宣传、招募，也许还有一些反政治运动（即”不投给任何人”、”以上都不是”、”抵制投票”、”不要投票，这只会鼓励他们！”等等）来宣传自由意志主义的选择。一个 LA 可以就商定的问题采取立场，但保持一致。只有最明确的自由意志主义立场才会被采纳，你可以随时否决偏离的立场。始终鼓励倾向于”硬核”（一致）的立场，蔑视”软核”（不一致）的立场。

第一阶段：低密度行动主义社会

第一批反经济的自由意志主义者出现在这个阶段，自由意志主义运动中也出现了第一次严重的分裂。由于很少有自由意志主义者是非常一致的，偏离主义将泛滥成灾，并倾向于压倒积极主义。从无政府主义（奔向自由的应许之地）到政治机会主义的”快速获得自由”计划，将引诱不耐烦的人，动摇不完全了解的人。所有的计划都会失败，原因无非是自由在一个个体中成长。大规模转换是不可能的。有一个例外—国家主义对集体的攻击导致的激进化。即便如此，这也需要自由的企业家们充分告知受迫害的集体，使他们一致地向自由意志主义靠拢，而不是随意散开，或者更糟糕的是，流向失势的国家主义。这些国家主义危机是自发的和可预测的—但不能由道德的、一致的自由意志主义者引起。

第一批新自由意志主义者的策略是打击反原则，这些原则加强了盯梢，无政府主义的能量被无用地消散。前面概述的一般策略适用；让自由意志主义者进入反经济学，让最积极的煽动者进入自由意志主义，让反经济学者进入自由意志主义。

原新自由意志主义者可以在现有的自由意志主义者组织和俱乐部内工作，作为”激进的核心小组”、姜子牙小组或作为一般的”自由意志主义左派”。在这里，一个新自由意志主义者是不成熟的，因为它还没有自我维持的能力。

可以成功建立的是—无论用什么标签似乎最有利于招募—一个自由意志主义左派运动。这样的运动本身就是一个由不同”核心硬度”的个人组成的混合体，但他们都倾向于或正在向新自由意志主义的理想前进。即使在 MLL 内部也应该不再强调结构。最有能力的新自由意志主义者将是最有能力协调和计划的人；也就是说，那些对激进主义有最高理解和实践、对行动有最大热情的人将自然地引导资源。每个 MLLer，就像每个 NL 盟友一样，花费他或她自己的外包，并决定是否接受战术家或战略家的建议和规划，就像任何企业家对任何知情的顾问一样。为了利用公共论坛和媒体访问，一些伪政治性的公共装束可能是必要的；另外，除非你用伪政治术语翻译，否则大多数人不会理解你的市场组织。

在这个阶段，在第一阶段的后期，如果有一个足够大的运作的 MLL，这些铁杆的专职”干部”可以运用杠杆来动摇更大的半信半疑的准自由意志主义者群体，以实际阻止国家的边缘行动。这是一种高支出、”快速收益”、但长期收益低的策略，应该是罕见的。（后面会讲到；基本上，避免战争和对自由意志主义者的大规模灭绝）。

在所有这些活动之后，将自由意志主义者激进化，并发展出国家解放军。这就是人们所能完成的一切。

第二阶段：中密度、小凝结物聚合体社会

在这一点上，国家主义者注意到了农业主义。虽然之前自由意志主义者可能被一个统治派别操纵，损害另一个派别的利益（有点像反市场的”竞争”，用选票和子弹而不是创新和定价来玩），但他们将开始被视为一种威胁。大屠杀（大规模逮捕）甚至可能发生，尽管这不太可能。请记住，大多数激进主义者都嵌入了社会的其他部分，与他们交往的是部分皈依的自由意志主义者和反经济主义者。为了达到这个阶段，整个社会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激进主义污染了。因此，现在有可能出现第一批”贫民区”或煽动者区，并依靠社会其他部分的同情心来抑制国家的大规模进攻¹。

这些社区，无论是地上还是地下，现在都可以维持新自由意志主义联盟，新自由意志主义联盟在国家主义社会中充当 ag 亚游集团官网的发言人，利用一切机会宣传 ag 亚游集团官网生活比国家主义居住的优越性，或许还主张容忍那些”不同的方式”²。

在这个阶段，农业主义社会很容易受到国家主义民众的倒退。因此，农业主义者，无论是否显眼，都有很大的动力，至少要在其他民众中保持现有的自由意志主义意识水平。这一点由 NLA（现阶段定义 NLA 是谁的一种方式）做得最专业，NLA 有它的寄托和使命。但是，除了”捍卫”农业主义亚社会之外，它还可以努力加速下一个进化步骤。

¹ 主动社区的过早出现将导致他们受到国家的暴力镇压。民族解放军必须在历史条件有限的情况下捍卫那些可以拯救的人，并警告和疏散那些注定要失败的人。

² 向高等圈的一个派系指出，主动者的存在对他们或她的派系更有利，这仍然在新自由意志主义道德的范围内。虽然在掠夺和谋杀中没有任何国家主义者可以得到帮助，即使与一个国家主义者结盟反对另一个国家主义者也会消耗稀缺资源来获得仅仅交易压迫者的结果，但新自由意志主义者可以认为，仅仅通过存在和开展日常事务，主动主义活动是相对的对一组国家主义者比另一组更不利。

第三阶段：高密度、大凝结力、侵略者社会

在这个阶段，国家进入了一系列的终端危机，有点类似于众所周知的马克思主义的情景，但原因不同—在这种情况下，是真实的。幸运的是，由于反经济的发展消耗了国家的资源，腐蚀了国家的权威，潜在的损害已经大大减少。

事实上，随着经济资源接近国家和 Agora 之间的平等，国家被推入危机。当国家试图挽回其权威时，战争和猖獗的通货膨胀与萧条和崩溃成为永恒的话题。通过用演绎性的反原则来腐蚀 agora，也许有可能扭转它的颓势，所以 NLA 的首要任务很明确：保持警惕和思想的纯洁。在这个阶段，新自由意志主义者可能不再持有任何一个标签或大部分的旧形式。最有动力的新自由意志主义者将转而成为萌芽中的侵略者保护和仲裁机构提供研究和开发，最后成为保护公司集团的董事。

新自由意志主义者（现在只是对最有远见的分子的统称）可以通过为他们的行业发现和发展最佳的保护和防御方法，包括通过言语和行动，并对其进行创新，从而加速这一进程。

在 3 和 4 之间的这个阶段过渡期，我们看到国家统治阶级最后一次释放暴力，以镇压那些会将他们过去所有国家罪行绳之以法的元素。国家的知识分子认为，他们的权威已经失败，一切都将失去；现在必须扭转局面，否则就永远不会。国家解放军必须防止过早地意识到这一状况或过早地就这一意识采取行动。这是国家解放军的最终战略目标。

当国家发动其最后一波镇压—并被成功抵制—这就是革命的定义。一旦意识到国家不再能够掠夺和支付其寄生阶层，执法者将转而支持那些更有能力支付他们的人，国家将迅速内爆，成为落后地区的一系列国家主义的口袋—如果有的话。

第四阶段：有国家主义杂质的行动主义社会

国家的崩溃只留下了清扫的行动。由于保险和保护公司认为没有国家可以抵御，联盟保护者的集团在竞争中崩溃，国家解放军-它的支持消失了-也解散了。被逮捕的国家主义者支付恢复费用，如果他们活得足够长，能够偿还债务，就可以作为生产性企业家重新融入社会（他们的”培训”会在他们偿还债务时自动进行）。

我们回家了（第二章）！新自由意志主义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普通生活的基础，我们解决人类面临的其他问题。

V. 行动!。我们的战术

列出一些战术。战术必须在环境中发现和应用。行动主义者 = 企业家。我们现在（当时）的情况。国家主义左派崩溃的机会。机会来自于过早的政党出卖。最后的挑战。新的自由意志主义誓言和令人振奋的结束。阿格拉（Agora），安那其（Anarchy），行动（Action）！

上一章顺便讨论了一些策略。对于激进的自由意志主义者和自由意志主义左翼运动（MLL）来说，已经发现的一些富有成效的策略包括：渗透不太激进的团体，并通过提出替代方案来引发分裂；以明显的抗议和拒绝来对抗胁迫（或偏离）；在朋友中进行日常的个人推销；自由意志主义社会团体，如晚餐俱乐部，以交换信息、商品和支持，并作为原形的 Agora；当然，还有出版、公开演讲、撰写带有 Agorist 信息的小说，¹ 以及多种形式的教育活动。教师、商业顾问、艺人、修正主义历史学家、农业经济学家，等等。

成功的策略只能被发现和使用，并传递下去。那些在时间和地点上感知到与另一个战术起作用的条件足够相似的人可以使用它。但这都是一种风险；这就是行动主义，一种企业家精神，猜测市场和供应需求。一个人可以在做出正确的猜测方面变得越来越好；这就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这一切都在冯·米塞斯的《人类行动》中，如果你能应用它的话。

为了找出已经尝试过的成功或失败的经验，沟通是必要的。如果你已经到达这一页并表示同意，并且有支持抵抗的愿望，或者有抵制胁迫的迫切需求，那么你已经为存在的 MLL 或新自由意志主义联盟（NLA）做好准备，这取决于我们目前所处的阶段（第四章）。解放自己。积极起来吧。

我们正处于哪个阶段？1980 年 10 月（第一版），地球上的大部分地区都处于第 0 阶段。英伦三岛、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已经大幅度走向第 1 阶段；北美处于第 1 阶段。只有在今天自由意志主义者最集中的南加州，才有第二阶段的初步迹象。假设情况没有逆转，实际的农耕者社会的最初几滴水—无政府主义村庄—正在形成一个可行的子社会的核心。

自由意志主义左翼运动只存在于加利福尼亚，有几个分散的核—代理人和细胞—在联盟。之前宣布的新自由意志主义联盟被认为是不成熟的，新自由意志主义联盟仍然处于胚胎（或细胞核）状态，直到客观条件的到来使其得以维持。

MLL 有它的工作要做了。对外，”左派”² 在世界范围内的崩溃削弱了对国家竞争部分的约束，这些竞争部分正急于走向战争，用爱国主义重新说服他们不安的受害者。以新的、令人振奋的、意识形态上的支持来抓住反帝国主义、反战争和反征兵运动的被抛弃的领导权，已

¹ 例如，J. Neil Schulman 的《Aside Night》（Crown, 1979 年；Ace, 1982 年；Avon, 1987 年；SoftServ, 1990 年；Pulpless, 1999 年）和预期的续集。

² 正如莱昂纳德·利乔（Leonard Liggio）等修正主义历史学家指出的那样，左派最初是原始自由意志主义者。在法国议会中，自由市场主义者弗雷德里克·巴夏（Frédéric Bastiat）坐在无政府主义者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旁边。即使在今天，马克思主义者也将无政府主义者称为“极左”分子。在第一工人国际结束时，自由意志主义分子和马克思主义分子大致相等。1890 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者和他们的出卖模仿者一直处于优势地位，最终随着新左派垮台、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中国入侵越南——两个马克思主义国家之间“不可能”的战争而失去了信心。

经成为自由意志主义者成为左派的一个机会。MLL 必须与党派和单中心主义分子争夺这一优势地位³。

美国财阀从通货膨胀失控的边缘到萧条，再到萧条-越来越疯狂的波动-让大量自满的商人感到恐慌，他们的意识超越了保守派对恢复稳定的保证，而考虑到激进甚至革命的选择。只有自由意志主义左派能够引导这些企业家走向一个”意识形态”的、非实用主义的立场。我们的机会就在这里。

在内部，”自由意志主义”党随着 1980 年的美国总统选举达到了危机。克兰-克拉克公然的机会主义过早地揭开了政党制度中固有的国家主义的面纱，不仅成功地引起了左派的反对，而且也引起了右派和中派的反对⁴。

如果一些改革派分子未能在丹佛大会（1981 年 8 月）前赶走科赫托普斯，并使未激进的人重新归队，那么美国”自由意志主义”党就会急剧倒退，并为 MLL 和反党教育及反经济活动带来成千上万的失望者。

有了这个宣言作为手册和灵感，新自由意志主义的战略家和战术家可以研究、发展、纠正和颁布新自由意志主义战略和适合所处条件的战术。需要做很多工作，但这些项目的后果是任何平凡的工作都无法提供的：结束政治、税收、征兵、经济灾难、非自愿贫困，以及在最后的战争中的大规模战争谋杀：社会对我们的敌人-国家。

反经济学为那些放弃国家主义约束的人提供了直接的满足。自由意志主义奖励那些遵循它的实践者，使其获得比目前所设想的任何替代方案更多的自我解放和个人成就感。但是，只有新自由意志主义能在不改变人的本质的情况下，将社会改革成一种有道德的、可行的生活方式。乌托邦可能会被抛弃；我们终于看到了如何重塑社会以适应人，而不是人去适应某些社会。还有什么比这更有意义的挑战呢？

如果你现在选择了新自由意志主义的道路，你可能希望加入我们的”三 A”誓言和战斗口号，或类似的东西，并定期更新自己。

”我们见证了自由的功效，并为复杂的自愿交换的错综复杂的美感而欢呼。我们要求每一个自我都有权无限制地实现其价值最大化，除了另一个自我的价值。我们宣称，市场不受约束的时代，是人类的自然和适当的条件，财富丰富，目标无止境或无限制，以及所有人的自我决定的意义。Agora。

”我们向所有想束缚我们的人提出挑战；如果不能证明我们的侵略性，我们就粉碎我们的枷锁。我们将所有侵犯过任何人的人绳之以法，永远如此。我们将所有遭受压迫的人恢复到

³ 目前，“自由意志主义”党“激进”核心小组和自由意志主义社会学生（SLS）分别。

⁴ 当前自由至上主义的“右派”是相当有原则的，但许多被砍断的原则是反原则的：渐进主义、保守主义、改良主义和极权主义。Reason 杂志及其前线通讯是其主要机构。该“中心”包括默里·罗斯巴德和他的下面，现在组织了 LP“激进”的核心小组，支持克拉克“重要的是，”我。例如，在外部，但不是内部。罗斯巴德中间派通过放弃单一中心主义向左移动。

他们应有的状态。我们从我们的思想和社会中永远地消灭了这个时代的怪物，这个伪合法的强制垄断，这个侵略者的保护者和正义的阻碍者。也就是说，我们粉碎了国家。无政府状态。

”我们将我们的意志发挥到个人的极限，只受一贯的道德约束。我们与那些会消磨我们意志的反原则作斗争，并打击所有对我们进行身体挑战的人。在国家被打碎，人类达到其侵略者的家园之前，我们不会休息，也不会浪费资源。我们为现在的正义和永远的自由燃烧着不懈的渴望，我们赢了。行动起来！”。

“Agora. Anarchy. Action!”

—Samuel Edward Konkin III 1980年10月12日 AnchoVillage (Long Beach)

尽管诺兰一家相当无辜，其他早期组织和候选人也经常如此，但关于“党问题”的辩论立即开始了。新自由意志主义笔记在1972年春季攻击了“自由意志主义”党的概念，并在选举前在诺兰和康金之间进行了辩论 (NLN 15)。

到1980年总统竞选时，诺兰家族与埃德·克兰 (Ed Crane) 和他的候选人埃德·克拉克 (Ed Clark) 领导的“自由意志主义”党领导层决裂，后者发起了强大的、高资金的、传统的追逐选票和修剪平台的竞选活动。

1979年，Kochtopus 在洛杉矶大会上控制了全国性的“自由意志主义”党 (LP)。查尔斯的弟弟戴维·科赫 (David Koch) 以50万美元的价格公开购买了副总统提名。

尽管罗斯巴德很感动地问“萨姆康金是对的吗？”在他1980年7月在奥兰治县的一次国会晚宴上的演讲中，国会的战略是使用新左派和新马克思主义的策略来改革 LP。

准自由市场，例如香港、新加坡和（更早的）上海的自由港，吸引了大量向上流动、积极进取的企业家。缅甸极其发达的黑市已经运行着整个经济，只需要一种自由意志主义的意识来驱逐奈温和军队，一夜之间加速贸易并消除贫困。

在苏联占领的“第二世界”，例如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俄罗斯的反经济体 (nalevo) 中，发达的黑市和可容忍的半自由市场也有类似的观察结果。

对第二版的说明：遗憾的是，仍然需要上述说明。

第三版注意事项：随着共产主义的瓦解，也许需求在下降，但纸条还在！

· 穆瑞·罗斯巴德 (Murray Rothbard) 将使用任何过去的政治策略来推进自由意志主义，当之前的策略失败时，将退回到更加激进策略。

· 罗伯特·勒费弗 (Robert LeFevre) 提倡每个人的思想和行为的纯洁性，作者和其他许多人都认为这种思想和行为令人鼓舞。但他不愿描述由这些个人策略产生的完整策略，部分原因是害怕被指控开处方和描述。这个作者没有这种恐惧。LeFevre 的和平主义也削弱了他的自由意志主义策略的吸引力，这可能远远超过应得的。

· Andrew J. Galambos 提倡一种相当反经济的立场（见下一章），但通过他的反运动立场和他的“秘密社团”组织策略积极驱逐新兵。他的“主要财产”偏差主义，就像勒费弗尔的和平主义一样，可能也超出了他的理论的必要性。

· Harry Browne 的《我如何在一个不自由的世界中找到自由》是一本极受欢迎的个人解放指南。受到罗斯巴德、勒费弗和加兰博斯的影响，布朗相当正确地——如果表面上——为个人在集权社会中生存和繁荣制定了有效的策略。他没有提供整体战略，他的技术会在一个先进的反经济体系中崩溃，因为它接近自由社会。

· 一个没有特别发言人但主要与自由意志主义联系相关的偏差是通过用技术包抄国家来实现自由的想法。在最近美国州决定不对爆炸性增长的信息产业进行监管的案例中，这似乎是合理的。但是，如果没有考虑到那些只要人们需要就会保持国家主义的人的聪明才智。

所有的盗窃都是暴力的开始；武力被用来非自愿地夺走财产，或阻止接收货物或通过协议自由转让的货物付款。

其他人则更糟糕，要求对被捕的侵略者进行更大的掠夺，这使得只有碰巧犯错的最愚蠢的傻瓜才会自首，并且会试图让追捕者付出沉重代价。许多新兰德主义者会因为孩子偷糖果而开枪（例如加里格林伯格）；其他人则将青少年锁在床上，以消除琐碎的侵入。

这还刷了恐怖的尖端。正义的更大的嘲弄建议那些谁不想归还，甚至轻微惩罚，而是修复暴力发起者。虽然康复者中一些更开明的人会接受同时清偿债务，但他们会利用受害者的自卫权（所有法律行动的基础）对现在无助的被捕侵略者进行监禁和洗脑。

不满足于惩罚人、鞭打身体，甚至可能对肉体施加相对的怜悯，康复者寻求价值和动机的破坏；即，自我的湮灭。用更华丽但当之无愧的语言，他们希望吞噬被逮捕的侵略者的灵魂！

尽管如此，爱尔兰、冰岛和伊博等一些原始社会引入了偿还制度以改善报复——并迅速演变为准无政府状态。

第二版注意事项：市场还不愿意，但很快……

第四版注意事项：塞缪尔·爱德华·康金三世在完成他的巨著之前去世了，但 KoPubCo 正在准备他的手稿，以便在不久的将来出版。

这里使用的“灰色市场”是指交易本身并非非法但以国家立法禁止的方式获得或分配的商品和服务。大部分所谓的“白领犯罪”都属于这个标题，并为大多数社会所接受。

人们在黑市和灰市之间划清界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所生活的社会的意识状态。红市显然是可分离的：谋杀就是红市。当国家禁止自卫时，在纽约市为犯罪分子（包括警察）辩护是黑色的，而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则是灰色的。

简而言之，普遍的物价上涨只是通货膨胀的结果，即货币供应量的增加。更具破坏性的是它对财富的重新分配及其使经济混乱的副作用。国家“创造”金钱，分配给第一线受益人——大银行家，以支付其战争/福利承包商——以及公务员，第二线受益人。当他们以这种无后顾之忧的购买力抬高价格时，其他所有人都发现他或她自己买不起那么多。

价格意外上涨（预期通胀被市场贴现）表明企业家投资资本货物以增加需求。由于普遍购买力下降导致消费减少，这些企业家发现他们投资过度，必须亏本出售，裁员和清算资本

——结果是萧条。国家经常被失业工人和濒临破产的资本家的喧嚣所诱导，再次增加货币供应以“刺激”经济；也就是制造另一个虚幻的繁荣。

不幸的是，必须预计这种新的通货膨胀注入会起作用；因此，必然会出现更大的通货膨胀。这种循环如果继续下去，将导致失控的通货膨胀（德国，1923年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和货币崩溃（“Crack-Up Boom”是米塞斯的描述性短语）。

据称，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敦促国家“吃下抑郁症的苦药”（就像一个瘾君子“冷火鸡”，以免他服药过量）来解决注资的影响并治愈系统。可以看出，这在维护国家主义方面是极其保守的。

更好的解决方案是让人们放弃国家法定货币，转而使用不膨胀的交换媒介，如黄金、白银、商品或更硬的外币，以加速崩溃。

使用政府关于刑事逮捕的数据——总是因为国家不知道而夸大其词反经济体逃脱了多少——我发现有20%的担忧率。然后，人们可以找出那些进入审判的案件的百分比，以及即使有一位优秀的律师也能定罪的案件的百分比。假设25%的人受审，50%的人被定罪。（后者很高，但我们会投入所涉及的法律费用，因此即使是涉及损失法律费用但无罪释放的决定仍然是“损失”。）因此，我承担2.5%的风险（ $.20 \times .25 \times .50 = 0.025$ ）。对于大多数实际情况，这是很高的。

假设我的最高罚款是500,000美元或五年监禁——或两者兼而有之。不包括我的反经济交易（在决定是否做这些交易时肯定无法计算它们），我可能一年赚20,000美元，这样我在监禁期间会再损失100,000美元。五年监禁的价值很难估价，但至少在我们现在的社会，它并没有比其他制度化（学校、军队、医院）差太多，至少反经济学家不会被内疚和内疚所困扰。悔恨。

所以我权衡了600,000美元（15,000美元）损失的2.5%和5年的100,000美元收益！而且我可以轻松为自己投保15,000美元（或更少）以支付所有费用和罚款！简而言之，它有效。

此外，即使是今天的大型企业也可能会部分地逆经济发展，将一部分留在“白市”中以满足政府代理人的需求，并缴纳少量税款并报告象征性数量的工人。业务的其余部分将（并且已经经常这样做）与供应、服务和分销成品的独立承包商进行扩张。没有人，没有企业，没有工人，也没有企业家需要白市。

任何新自由意志主义者团体都可以在没有“官方授权”的情况下称自己为新自由意志主义者联盟；大多数人肯定希望与其他NLA团体协调并尝试就共同战略达成一致，尽管战术可能因盟军的不同情况而异。

至于军队，应该指出的是，内斯托尔·马赫诺以相当无政府主义的方式管理一支军队，只有一小部分军官和完整的志愿者在需要或确信需要时填补队伍。1918-20年，他在乌克兰成功

地与红军和白军作战，直到被胜利的红军国家主义者的数量所淹没，他们结合了一个大陆的全部资源来对抗他。

一个不能从 NLA 清除。根据自己的行为提供的证据，一个人要么是新自由意志主义者，要么不是；每个其他盟友都必须自己判断。所有接受你为新自由意志主义者的人都与你结盟；拒绝你的人不是，尽管你可能与其他人结盟。

玩弄统治集团的策略的一个很好的经验法则是确保没有更多的资源用于它，而不是基于常规出版物和媒体曝光的额外声明，用于更重要的工作……以及私人谈话，如果经常出现的社交圈。

当主动社会被认为太具有威胁性时，这种策略就会失败；然后所有的国家主义派别联合起来拯救他们的皮肤。

⁵假设一个地区是高度激进的，而其他地区则更为原始。国家可能会转移资源以粉碎这种过早的和局部的（因此易受攻击的）集市。这更适用于第 2 阶段。

第二版的特别说明：确实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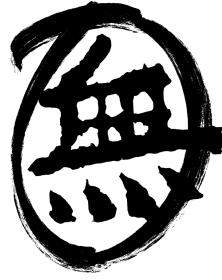
从那时起，每月都有稳定的 LP 叛逃者加入 MLL 的行列。至少出现了一个新的左翼自由意志主义者团体，即志愿主义者，以争夺前党魁。默里罗斯巴德此时正在组织一场最后的决战，以在 1983 年 9 月在纽约市举行的 LP 总统提名大会上与 Kochtopus 残余势力控制 LP。

第三版的特别说明：它一直持续到今天。

LP 继续吸纳理想主义的年轻激进分子，吸走他们的热情，让他们失望，要么驱使他们陷入悲观的冷漠，要么将他们——因失望而激进并重新焕发活力——投向 agorism 的欢迎臂膀。

⁵ 新自由意志主义者再次站在了维护和捍卫这一点上的成果的最前沿，但同时也在展望下一阶段的发展。

中文无治主义图书馆 | 中文無治主義圖書館



塞繆尔·爱德华·康金三世
新自由意志主义宣言
1983年

<https://www.zhihu.com/people/zheng-tai-de-4/posts>

nightfall.buzz